

湖湘社科文库

黄海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灰人』——德村『街角』研究



ISBN 978-7-5073-2835-6



9 787507 328356 >

全套定价：360.00元

本书系 200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问题研究——对‘街角青少年’的审视”(05CSH015)的研究成果

“灰人” ——德村“街角”研究

“HUIREN”
——DECUN “JIEJIAO” YANJIU

黄 海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序 言

孙抱弘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副所长、研究员、《当代青年研究》主编)

或许是长期兼任青少年研究学术刊物编辑、编审工作的关系，我特别关注该研究领域不时冒尖的青年才俊，在新旧千年交替、青少年研究领域相对冷寂的背景下，我注意到几位从全国不同区域出现的颇有才气的“黑马”，湖南的黄海先生就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位。

黄海先生的一系列关于“街角青年”的论文、研究报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街角社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于上世纪中叶完成的一部“社会学的经典”，此书经由我国著名学者黄育馥先生于1993年译成中文出版后，便成为中国社会学学者特别是青少年研究者的必读经典。黄海先生未止步于对经典的阅读，而是投身于中国街角社会与相关社群的研究，进而更以文化人类学的立场完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成为中国青少年研究界“街角”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2007年春天，我们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小型的青少年研究基础理论的研讨会，我请北京谢昌逵老师邀请黄海先生参会，他欣然应允，由于会议是在远离上海市区的淀山湖

2 || “灰人”——德村“街角”研究

畔召开,我记得黄海先生是最晚报到的一位,由于会议预订的客房已满,我只好请他住进了一间临时要来、住房设备较差的房间,他没有丝毫不满,乐呵呵地放好了行李就来参加预备会议。“这是一位不苛求生活条件、热心学问追求的青年学者”,成为我对他的直觉印象。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将问题性青少年研究转型为解释性青少年研究的重要见解,也知道他正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立场、观点对湘北某村庄的“混混”进行田野调查,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著作《灰地——红镇“混混”研究》,并同时着手以城市“街角青年”为调查对象,进行另外一部专著的撰写。这本专著就是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灰人”——德村“街角”研究》。对此,我感慨良多——

首先,乡村建设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20世纪上半叶,由晏阳初、梁漱溟先生启动的中国乡村建设实验曾经一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可先是由于异族的入侵而戛然中止,后又因种种政治原因而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以至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新世纪伊始,在全面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后,新农村建设终于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改事日程,乃至在当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头等大事。在此大背景下,我们可以照显地感觉到青少年研究界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之主力军——农村青少年研究的滞后与薄弱:相当一个时期,国内的几本青少年研究的学术刊物上,有关农村青少年研究的、有份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和报告,每年大致没有达到过两位数,而相应的学术专著更是寥如晨星。黄海先生近年来,将他的研究重点从城市街区转向了偏远乡村,他深入湘北,运用参

与观察法进行田野研究,并以政治人类学的立场观点分析所得材料,先是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继而完成了这本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提供了理论视角与方法运用的典范,或许,不久的将来,该书将和《街角社会》一样成为中国青少年研究者的必读之作。当然,此为题外话。

其次,就本书而言,著述提出“灰人”理念,这对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对于人的研究,以往我们往往习惯于从“应然”——更可能是想当然的角度去进行,往往忽略了“实然”的把握,这就导致我们在提升人的素质、改造国民性方面难有可行性、实效性的对策建议。也就是说,从非黑即白的理想的应然的立场与视角去分析社会人群,往往会使我们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泥淖,以致滑进简单化的对策误区。事实上,我们也已经为这种片面性与简单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实,在日常生活的实际行为取向上,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原生态的生存理性,往往走中间路线、趋向灰色地带,乃至成为灰色人群。就人性而言,这种情况在特定的境况下必然存在;就国民性而言,则在今天中国的转型社会中普遍存在;而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过度期,这几乎成了一种必然的生存状态。就此意义上,对中国城市社区的“灰人”——“边缘人”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之理论与现实的价值不言而喻。

最后,我相信黄海先生的这一学术成果,从理论建构、视角转换、方法突破上都将有利于转变近年来青年研究“内卷化”的颓势;我更希望今后能读到更多的黄海先生包括如同黄海先生一样的青少年研究著述。

4 || “灰人”——德村“街角”研究

尽管本人并无什么资本可以对黄海先生的著述说三道四，但是作为一个青少年研究工作者，面对这样的学术成果，禁不住还是要硬着头皮说上几句。

2009.2.15

记于沪西千山万径书斋

目 录

序 言	1
导言 青年研究：从政策性到解释性	1
1、“内卷化”的青年研究与青年学	1
2、真问题与真学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	5
3、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	12
4、“灰人”：“街角青年”的另一种表达情绪	18
5、我与德村：研究缘起、地点与研究方法	24
第一章 “灰色”还是“黑色”：“灰人”的街角	33
1、初识“天哥”	33
2、谁把我们撒落街角	39
3、“灰人”的性质界定	46
第二章 生活还是惯习：“灰人”的日常生活	53
1、我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53
2、寻趣与乏味	60
3、“灰人”的黑色深渊	66
第三章 上行还是下滑：“灰人”的内心世界	73
1、我们是边缘人	73
2、欲求与烦恼	76
3、“灰人”的社会流动模式	78
第四章 底层政治还是游戏规则：“灰人”的科层结构	83
1、“老大”的威信与职责	83

2 || “灰人”——德村“街角”研究

2、“老大”、“老二”与“老三”	88
3、“街角帮派”的亚文化游戏规则	92
第五章 自我还是他性：“灰人”的身份忠诚	96
1、不在街角那该在哪	96
2、不这么混那该咋混	98
3、“灰人”的亚文化忠诚	102
第六章 准“灰人”还是“灰人”：“灰人”的后备力量	105
1、加盟其实并不复杂	105
2、互动如此发生	108
3、“街角社会”由“灰”变“黑”	110
结语 何以皈依：“灰人”之路	114
余论 青年研究的人类学路径：从政策性到解释性的逻辑演绎	117
1、青年学还是青年研究？	117
2、田野中的真问题	125
3、叙事即是理论建构	129
4、叙事与解释中的结构意识	133
附录	136
1、长沙城区特殊青少年群落“街角青年”生态调查	136
2、对我国青年研究的反思	150
3、行走在边缘：社会变迁中的灰色青少年群体	164
4、青年研究综述：回溯·对话·展望	173
5、田野个案与叙事解释在青少年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190
主要参考文献	203
后记	209

导言 青年研究:从政策性到解释性

严格意义上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带有学理意义的青年研究,直到今天仍然处于一种前学科时代。满足于统计分析的表面科学的社会化研究掩饰不住内匮的学理和问题关怀,执着于“宏大叙事”下的思想教育引导指向了大量粗糙的政策研究,青年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问意识”相结合的求真之路仍然漫长。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思路进行学术反思,试图在微观叙事与宏大视野、个别解释与一般建构、生动白描与严谨学理、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等四个层面,探讨青年研究“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学科走向。“问题意识”与“结构意识”的结合大概是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不能逃脱的“窠臼”,青年研究也不能例外。事实上,青年研究的学科范式称谓从“青年研究”到“青年学”的转变,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暗合了这种趋势。问题是,当时态的青年研究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能否或者说已经在走向这条“学科”的普遍发展脉络?如果没有,又当如何走向这条脉络?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进行认真反思和深刻自觉的问题。

“内卷化”的青年研究与青年学

严格意义上说,青年研究和青年学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一种对青年各个方面和角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对象化与问题化研究思路,后者则是将其上升到一门学科的高度,带有明显的学科化和结构化企图。

对于前者,应该不会有多大的理解误区。黄志坚认为,作为青年研究的前者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 年 9 月创刊

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在兴起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就开始了对走在这一运动前列的青年的研究。五四运动以后,青年研究的一个方面是深入到青年运动的研究,另一个方面是深入到青年本体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青年研究的课题扩展到了社会发展和青年自身发展的各个领域,如青年德智体的全面发展,青年特点及其时代特征,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青年的成长道路,人力资源开发和青年成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青年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和青年问题,社会变革和青年文化观念的变化,青年生活方式的演变,青年的性与恋爱婚姻,青年事务与青少年政策,青少年犯罪与综合治理,以及青年研究的研究等。^①

而作为青年学研究的后者兴起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倡议于1986年11月在杭州举办首次全国青年学研讨会标志着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努力程度在学术自觉领域的扩张。在这个初创期,青年学研究在共青团界、高等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有如春潮般涌动,新的研究成果和著述不断推出。问世的青年学著作,在初创的十余年里从未间断,相继出版有十余部。^②最为标记性的成果是张光志主编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收列了32类822门学科,青年学名列其一。^③

关于青年学的学科对象、方法与定义,国内学者目前代表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黄志坚(1988)认为青年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运用多学科知识对青年作整体研究的科学。它以青年的本质,以及青年的发生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揭示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青年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青年的特殊需求发生与引导的规律。”;陆建华(1990)指出,青年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研究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青年成长的规律,揭示青年这

①参见黄志坚:《青年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青年研究网,《论文库》。

②参见黄志坚:《青年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青年研究网,《论文库》。

③参见张光志:《社会科学学科词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页。

—社会实在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对青年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把握。”邹学荣(1992)提到:“青年学就是研究青年自身发展规律,青年和社会相互作用规律,以及把握青年自身发展规律而进行教育的一门科学。”

客观而公正地说,如果没有这一阶段前辈学者对青年研究的辛勤探索,对青年学学科建设的建构努力,就没有今天青年学研究的方兴未艾。尽管这种探索和建构在当时态的话语分析框架下显得有些粗糙与急躁,但是简单地认为“已出版的这样‘学’或那样‘学’,大多是脱离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脱离青年生动活泼的社会生活实际,关门造‘学’,主观臆造出来的”^①,似乎有点缺乏学术上的宽容性。

但是,一门学科是在不断地继承与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源源不断地“内生自发力”的。如果说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青年研究视为问题研究,将青年学作为学问研究,二者在学理上暂且统称为“青年研究”,^②那么,与一些学者对目前青年学学科建设与青年研究的发展路径的乐观态度相比,我认为,迄今为止,应该承认青年研究仍然处于一个前学科发展时代,无论是从对问题的把握与分析,还是对学科方法论的建设,都远远没有达到一种成熟学科的要求,仍然处于相对毛糙与泛意识形态的阶段。当然,这种批评对于一门才有20几年发展历程的年轻学科而言,或许显得较为苛求。但至少这门学科现在处于是一个真问题与真学问没有结合的时代。简单地运用波普尔式的“证伪”理论来攻击现在的主流青年研究,找寻“问题”与“学问”之间的漏洞,是一件虽然烦琐却并不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带有某种“恶意”的梳理是不必要的。借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沈杰先生的话,在目前这个时期,青年研究走向专业

①《北京青年论坛》创刊号,1991年12月。

②应当承认,这种划分是非常危险和粗糙的。真正的学术不能建立在唯理主义的先验判断上,这里只是为了论述方便,而暂行的不得已之法。或者说,无以名之,姑妄名之。而且本文的目的并非对“青”字号学科进行黑格尔式的“元”或“逻格斯”逻辑概念体系架构,而仅仅是对这门学科的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试图提出一种可能的发展路径。

化的过程中的这种漏洞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是,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青年研究在不断吸收各种学科的知识成分的过程中,很容易面临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自身被各种学科所瓦解。比如说,今天研究人力资源开发问题,青年研究几乎主要变成经济学式的研究,它被经济学所统摄。明天研究的是青年文化现象,那么青年研究又可能被文化学所主要占据。在这两种情形下,面对经济学的公式或文化学的原理,“青年研究”似乎难以找到自身关于青年的本质规定性。

二是,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青年研究学科化进程的努力已经多年,但仍不乏一些“论文”依然是以随感形式在作“研究”,它们能够罗列生活当中许多鲜活的青年问题与青年现象,但就是难以从一种学科的视野来做分析与判断,这似乎距离专业地、科学地认识青年还有一段路要走。^①

沈杰提出的这两种情形,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青年研究的“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问题——青年学在哪里?现在的情形确实不令人那么满意,表面是“青”字号学科的蓬勃发展,青年XX学、XX青年学的著作和成果不断面世。但问题是,作为元科学意义上的“青年研究”——我无意,事实上也暂时不可能给这门学科下上一个带有普适性和“科学性”的定义——我们如何使这门学科从简单地问题研究发展到带有普遍性的科学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解答问题,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而不是用一种泛道德化的眼光,泛意识形态的话语去直接地试图解决问题,则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一种学术自觉与反思。

换句话说,我们在进行青年研究——学科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意义上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把青年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性群体,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分析青年中的种种问题,并最终试图开出种种“药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大概就是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和研究对象和研究旨归。从一门学科的表层科学性来看,该具备的

^①参见沈杰:《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网,《专题讨论》。

要素都具备了，这门学科确实也在这种意义上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理由。这种定义，毫无问题是对的，也是科学的，可事实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说了等于白说，说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真正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的学术反思立足点和出发点也在这里。如果理解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会明白，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发展进路，我们的青年研究表面的繁华和热闹，不过是落入了黄宗智的“过密化”和“内卷化”圈套——有增长而无发展。^①成果的日益增多依然不能掩盖学科建设的苍白与虚弱，在繁华和热闹的背后，实质是学科建设的停滞和学理边际效益的减少。

真问题与真学问——文化人类学的考察

之所以说上述的青年研究的定义和表达毫无意义，并不是对既有成果的粗暴否定和简单排斥，我并不否定青年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而是要首先弄清楚作为学科的青年研究的一个前提，即我们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理解、解释甚至是解构我们的研究对象——青年。

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公正与合理的描述与解释。一门科学，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都要追求反映事实本身——真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求真。在求真的过程中，怎样追求“美”——一种合理而科学的解释模式——真学问，最后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达致真善美的统一。青年研究也概莫能外。如此，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究竟如何研究真的青年和青年问题，运用一种什么样的解释模式来建构一门真学问的青年研究。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青年研究是可悲的。正因为如此，我们

^①“过密化”和“内卷化”理论是黄宗智在分析华北地区小农经济社会时提出的核心概念。即随着农业人口的增长，土地维持现量的情况下，农民只能在土地上进行密集型培作，表面上数量的增长实际上是农业的“内卷化”，陷入了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是说明青年研究在作为一门学科的时候，如果没有学术上的创新与发展，就只能在现有的学科水平基础上大量进行复制，这种复制在学术上来说是无意义的，尽管实际上它可能在揭示出了一种新的青年社会问题，并“又”提出了若干对策性解决思路。关于“过密化”和“内卷化”理论，详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

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方面是青年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却是作为学科与问题研究对象的青年群体对研究不闻不问。青年研究或者在社会学、心理学、人才学等学科领域进行精致的哲学思辩,或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下进行政策研究,演绎出一套又一套的对策性成果提供给某些决策部门。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站在主流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考,都在自己的话语霸权下解释青年和青年问题,但作为研究对象的真问题——青年却是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问题的主体性角度在这种学科的自说自话中消弭,作为真学问的青年研究就只能在一种泛道德色彩的语境下忠实而又虚弱地完成自己“诲人不倦”的社会化功能。真学问——好话你自说之,真问题——现实我自依然。

之如此,才有学者尖锐地指出:“青年研究自身存在的不少问题,实际上都与这种元研究的不够深入有关。元研究要探讨的问题主要有: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法论、理论体系、学科架构与体系,以及上述一切的存在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等方面的问题。青年研究所存在的一个比较弱势的地方,就是它没有自己根据学科对象而建构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及其方法。在现实中,每当说起理论时,有的人常常以为,对一个问题只要能罗列出一、二、三点条理性的解释就是理论,甚至就是“搞理论”;或者,在一篇文章中,上半部分从经济学借鉴一些公式,下半部分从心理学引用几个规律,这就算研究中有了理论。

理论从形式上讲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从内容上说是从概念到范畴到原理到体系的一种有机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有机建构,我们就不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因此我们的学科也就容易被其他学科所瓦解。元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青年研究在学术领域中的“圈地运动”。青年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地位与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研究者做出的关于这一学科地位与价值认定的元研究。”^①

^①参见沈杰:《青年研究何去何从》,中国青年研究网,《专题讨论》。

我以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建立真问题与真学问相结合的青年研究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其实在青年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思维并不新鲜，“许多人热衷于青年学的研究，但苦于找不到区别于青年心理学、青年社会学等学科的特殊研究对象。其原因在于没有抓住青年学的实质和落脚点。青年学实质上就是青年人类学。”^①“下一个阶段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特别是那些同青年人有关的章节）综合起来，建立研究青年人和青年的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科学的青年学”^②。

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往往因为其首先的殖民色彩而带有某种不光彩的身份。但事实上，同时关注文化的个别性与一般性的人类学，其叙述方式和解释模式对于我们进行青年研究，真实了解研究对象，真正探求解释模式却是拥有其他学科无可比拟的优势的。“这个新学科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到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③

人类学的叙述与解释模式有几个关键词——“他者”，“离我远去”，“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所谓“他者”，是指“人类学家强调要从被研究者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且拒绝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零星的碎片”。^④

所谓“离我远去”，并不是说“人类学家要抛弃自我，成为疯子，而只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表达的是一种‘非我’的艺术，这种艺术使

^①参见姜丽萍、曹兴、吴广川等：《青年文化人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②参见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③参见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台湾联经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④参见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人类学家获得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验,使人类学家能够比较‘移情’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的局限性。人类学离开自我的途径,有的是时间的隧道,有的是空间的距离。他们去的时间,是已经流逝的过去,他们去的空间,是一个‘非我’的世界。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的意思,转化为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来对待‘主人’——我们本身”。^①

枯燥与晦涩的哲学语言表达无疑是令人讨厌的,尤其是对于现在较少受过人类学训练的青年研究来说。其实用简单地话说,人类学主张和强调,在进行青年研究的时候,首先就要弄清楚什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问题的指向性,这个研究对象是什么样子——问题的描述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问题的解释性,为什么这个样子与我们认为应该的样子不同——问题的互为主体性。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暂时忘却自己的主流文化视角,深入青年群体进行田野调查,站在换位思考的立场,对人进行一种白描性的叙述,解释其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特征、行为动机和文化模式,而不是将“人”结构化为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工具和对象,套用自己先验的“普罗克汝斯忒斯铁床”将人拉长锯短,来使得历史符合逻辑,使得问题符合理论。

如果这样的解说依然让人不好理解,那么不妨用青年研究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以本人曾经做过的城市社区“街角青年群体”调查为例。^②按照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调查模式,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场进行调查,首先很容易从心里就开始给这个群体描像:15-20岁左右,长时间呆在街头;游戏人生,游逛街头,经常违点

^①参见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②需要说明的是,对“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与分析,本人并非走在同类研究的前列。事实上,运用人类学的白描和“口述史”的方法已经被一些青年研究的学者所采用,参见张园:《走近街角社会》,《社会》1997年第7期和马德峰、李梅:《透视街角社会——对苏北小镇一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本人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了参与式观察和其他人类学的解释方法。具体内容可参见黄海:《走入街角青年——来自一个城市边缘群体的表达》,远方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2页。。